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48
1873
v.42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illegib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七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

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

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
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
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
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
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
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
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
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

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爲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愼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爲司空侯景爲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兗南

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

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

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

闔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螯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己巳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

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旣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因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爲己用外示親密無猜

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卽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鎭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鎭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

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
軍事固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都
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
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合
州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
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
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
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
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
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

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

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東魏大將

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

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槖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

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啓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閤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怳惚將墜牀僧胤扶而

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諭以好睦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竪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

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盡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壅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

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
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
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
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
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
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
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
師不比危肥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
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很戾難馴呼
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

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横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

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獘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轔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

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
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
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國之男女為大
梁之臣妾上以為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
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儀衛
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
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
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
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
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

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
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
果如其言景命戰士身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
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
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
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
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
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
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

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叉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旣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溼火不復然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

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爲耶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申後期頓軍淮上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

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

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
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
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
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
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
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
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
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
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
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立圃自講老莊敬容

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幷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卽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鎭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

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衞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爲宗

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恩
話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
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
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遺書移復求通
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
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幷及先王此
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
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
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卽遣歸侯景家屬亦
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稱勃海

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與
朝臣議之右衞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
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
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
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
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
不薄省啓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
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
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
身殞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

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

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

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於東魏復修前好陵摛之子也 秋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

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爲長史徐思玉爲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

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

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异不復為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

騎臨江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衞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賈怨之异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

得乎昇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戸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

邃之兄子也　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爲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偏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

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

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兹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
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
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
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王
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
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
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
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
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
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

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
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
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
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
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
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
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大
臨大器之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
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
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

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衞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

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王勞景於板
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
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
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
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
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
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
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
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
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

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

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
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西豐公大春棄
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
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悦守之壬子景
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
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
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
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
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旣帀
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

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廄士林館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

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旣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幷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

持來侃謂籌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卽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

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
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
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
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
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
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
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
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
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
當死闕後癸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

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
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
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
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
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矟洞胷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
一慟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
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
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
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
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

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塡山號
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
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
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
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
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
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
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
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
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

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幷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

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
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
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
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
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
九日届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
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
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
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

賜裁放已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曅天門太守樊文
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
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
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
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鐫銀券賜
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衆幷給金帛
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
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
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
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

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

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

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
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立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
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
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
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
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犇朱方
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
大春及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
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
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

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

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
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
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
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
以蝦蟇車運土塡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
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
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
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
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
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

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
卻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
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
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
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罥二土
山上景衆見飛橋迴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
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不復修
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敎之引玄武湖
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
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

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
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
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
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
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
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
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遊藩
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
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
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

人隨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幷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眾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

形執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
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之乃單
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
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
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
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
萬緣淮樹栅景亦於北岸樹栅以應之裴之高與弟
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因之高弟姪子孫臨
水陳兵連鏁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
公不降今卽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

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遴等三上牋請留答教不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栅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鋭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昻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矟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

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蕣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敕於

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賜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

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俟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

飯軍士無膜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
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
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
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荆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
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盛吾軍乏食若僞且
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
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
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
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
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

逼已久援軍相持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吏部郎蕭瑳與于

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
景出栅門遥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
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
蹙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
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
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
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其自
白下而上啟云請敕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
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愔之子也
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柳

仲禮爲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
皆爲儀同三司夏侯譒爲豫州刺史董紹先爲東徐
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上
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
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
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
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啟曰永安侯
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栅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
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
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盱眙太守

確累啟固辭不入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褩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欷

哽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

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啟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饑餒笮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

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啟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旣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

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旣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

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嘗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

卻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
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
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
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
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
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
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衞景稽顙殿下典
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
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
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

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衞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衞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

武德殿子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

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

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爲北滄州改秦郡爲西兗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鎭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饑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

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爲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逷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

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饑
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貲産被掠皆勸君正
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
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壘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
臺鎭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
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掘塹
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
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
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
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

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幷翦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

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據縣拒之御史

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夏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　宋子仙圍戴僧遏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

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鎭新秦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幷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於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

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元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八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

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幷殺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於修陵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圮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怒錄送小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逷降之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範進擊蕃破之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

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景事見蕭勃據嶺南　廣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

爲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　侯景
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
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
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爲南兖
州刺史鎭廣陵景還建康　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
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衆攻之不克　侯景尚上
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
苑帳飮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
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

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栅　夏四月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栅平

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

其世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眾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眾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眾祕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眾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鵾仁爲五兵尚書庚子鵾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

殺之　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
鎭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
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
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
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前太
子洗馬韋臧鎭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
衆犇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于慶略地
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
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徇蠡南諸

郡以瑱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法𣰰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𣰰監郡事法𣰰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法𣰰敗之　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𣰰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爲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爲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

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栅距西陽八十里任約
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
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
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
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
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
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
爲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
鎭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鎭
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

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

通理俱殺之乂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晃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爲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晃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憺之孫也 帝自卽位以來景防衞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踈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卽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

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龎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於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爲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爲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

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夙敗走
稜伯超之兄子也　侯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
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
約爲司空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景
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爲
佐命元功偉超世爲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陳慶
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爲爪牙梁人爲景用者則故
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
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
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北兗州

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蒱酒爲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

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髯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問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淯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

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

戌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僧辯乗城固守偃
旗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
城内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
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
下使説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内
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
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
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
著綬乗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
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

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塉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

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
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
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
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禽約送江陵
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
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别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
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
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
鮑泉及虞預沈於黄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
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

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卽命

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
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
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
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
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
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
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
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爲兗州刺史景悉
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
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

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

昊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
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
書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衞尉卿彭儁等帥兵入
殿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衞使突
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
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
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
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
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
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

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

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爲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以劉神茂爲司空　王偉說侯景殺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衞將軍彭雋王修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雋

進士囊修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曅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答仁爲右廂都督李遵爲左

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幷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

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
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 十
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
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
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
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
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
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
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

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曅酈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

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䑩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

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
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
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
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
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舣艖及海艟
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
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
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
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
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

於石頭西落星墩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陣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

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
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
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
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
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眾遂大潰諸軍逐北
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
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
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
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
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

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横杜龕屯杜姥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

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奉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

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别索馬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讐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戍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黄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騭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僧辯命羅

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
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　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
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侯之趙伯超據錢
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
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
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
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
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鵾爲庫
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

葳蕤密圖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已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

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幷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下蠶室齊顯祖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幷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於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

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鎭衞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

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張溥曰侯景初爲北鎮戍兵魏明帝時胡后臨朝尒朱榮自晉陽入弑景率私衆見榮被親任命驅河内生擒葛榮以功封濮陽郡公頃之高歡爲相入洛誅尒朱氏景即降歡其反覆天性也景素輕高澄歡自知身死景必畔日暮途盡

僅能畜養不能殺景貽子以憂豈歡心哉歡死景舉河南附梁澄慮其與西南合從爲己患貽書綢繆望以國士漆身之節壺飧扶輪之效辭命雖善然景非樂毅燕王之書寧足聽乎梁武享國久廩廩金甌懼一傷缺顧內懷妖夢外惑諂言翔而納景慕容紹宗兵至景再戰敗北貞陽侯淵明胡貴孫趙伯超等皆虜於魏帝聞驚墮牀當時梁武恃景無慮執玉卮捧盈水趨走畏蹶又心欲之澄請通好帝意復回貪人嗜利不擇後害其所計慮謂既納侯景復與魏和兩

利並存甚於漁人之收蚌鷸孰知和信方逼賊心已貳澄止出一介空言坐使景與梁鬬我方魚肉人方刀俎其愚若何鄱陽王範請舉合肥之衆討景羊侃欲以二千人據采石合邵陵王襲壽陽其策皆可制景帝不用而敗無論已即景師繞臺城旦暮不保范桃棒之降宜受而卻之景軍飢僞求和不可許而許之委柄太子身餓淨居其誰爲哉湘東邵陵養寇不救正德正表爲賊所用溧陽公主女子耳以身擲景供人噉食帝男女衆多半黨於景逆賊之禍加以骨

內天下事尚忍言乎跛奴方敗於紹宗窮困無歸劉神茂怨韋黯教龔壽陽遂播毒天下後景敗巴丘復據東陽應江陵景生獲之身糜剉碓神茂負景景負武帝暴尸餒骨禍患一轍夫復何言陳留王偉才學人也說景畔魏又使背梁武帝荷荷而殂簡文聽曲項琵琶而死賊皆由偉厥躬炙割猶有餘愆亂賊之聚時會適然湘東決策王僧辯陳霸先進兵景卽唏吁石闕飲刀胡豆彼實無周身之識出類之勇而泰清擾攘酷逾犬戎人謀不臧助扇其毒是可哀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七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